

【雅昌专稿】王公懿 | 严善錞：两位先生有关西湖

2017-03-22 08:50:25 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邹萍



Figure 1“西湖志：王公懿作品展”展厅内景



Figure 2“西湖志：王公懿作品展”展厅内景



Figure 3“西湖志：严善錞作品展”展厅内景



Figure 4“西湖志：严善錞作品展”展厅内景

这是一个在西湖畔展出，志在“西湖”，又不仅在“西湖”的展览。

2017年3月21日，“西湖志：王公懿、严善錞作品展”在毗邻西湖的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现场展出两位先生有关西湖的经典与新作，宣纸、绢、铜版、雁皮纸、木版等多种材料交织的展厅内，柳、桃、石、荷、雪、桥、树、山、影、湖等共筑的画卷徐徐展开，灵动又扎实。两位参展艺

术家：王公懿与严善錞的作品分别占据美术馆上下两层空间，面貌差距颇大但又内有关联。“西湖催生着艺术的诞生，艺术又孕育着西湖生生不息的美。“西湖志”，何为‘志’？心记也，他们的‘西湖志’，不是画西湖的某一片湖山，某一道风光，而是记写心中对江南美学的一种追求。”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不禁感叹：“他们描绘的不仅是西湖，更是西湖的无常。”

本展既是常规意义上的艺术家联展，又因王公懿与严善錞亦师亦友的关系可视为某种艺术家式教学的成果展。开幕第二天，两位年轻策展人刘潇与闵罕还将分别带领各自领域的学生在展厅内和两位艺术家直接对话，教学在展览中落地，既是践行，也是某种传承。

据刘潇透露，“西湖志”是一个持续性展览项目，接下去将有不同领域的艺术家据此进行多样演绎。作为“西湖志”首展，王公懿与严善錞可谓诚意甚足：王公懿创作了系列新作，严善錞则在原有基础上持续精进。对他们而言，“西湖”既是客观对象，也是主观寄托，更像某种借口，成为个体抒发的宣泄口。策展亦够真诚。“作品本来的原貌与材质被用心地放置前线，非常直接地面对观看者，作品本身得到足够尊重。”闵罕告诉雅昌艺术网。

展品本身亦非写生之作，而是艺术家的记忆和身体对西湖感知的洞察与再现。经历千余年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演变，“西湖”早已脱离最基本的对象意义，成为某种丰富指向的景观性存在，既是对象，也是心象，艺术家们对西湖的记录和以西湖为志气抒发的场景，承载着更多细节与含意。他们的西湖山水，凝练了人们对自然界诸多的当代观看与欲望。

他们书写的“西湖志”信手拈来，恰到好处;有所用心，超出言外。

我们心里的“西湖志”与其共鸣，又有不同;心有戚戚，感同身受。



Figure 5 “西湖志：王公懿、严善錞作品展”开幕式现场

真侠客

本次，王公懿展出的大部分是新作，“这个命题(西湖志)是高士明给的，对我来说其实蛮难的，因为要在美国那样一个冰天雪地的环境里画西湖，这与我原来那种日记式的创作方式有一点距离。当时因为不知道(展览)场地多大，就拼命做。”被誉为艺术圈清流的王公懿特别真，远离中国的她获得了观看中国以及面对自己的极佳位置，这种合适的距离感使她由最初面对社会的悲愤疾呼而返回内心自省，将艺术变成为自身修炼的“日课”，这种历经洗涤而愈显沉实丰足的美感体验，不露痕迹地融进到她日后的创作中。“这种回望与时代没关系，和你的血液有关系，我在国外生活了这么久，生活方式和外国人没有差别，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但骨子里就是中国人，看到中国的古画爱的要命，虽然并不是懂多少道理，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爱的要命，所以中西合璧不是刻意，我们就是中国人，而且有时候越远离祖国越爱它，就好像鱼在水里的时候不感觉自己在在水里，一旦被捞出来搁在旱地里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水里，特别渴望水。”她在不断地寻找可能性，不断地想要挣脱自我或赋予的枷锁。



Figure 6“西湖志：王公懿作品展”展厅内景

面对过去，她也不会刻意避免，如木刻组画《秋瑾》一站成名后，王公懿在 2014 年创作的作品中依然表现了对传统技法的继承与揣摩。面向未来，她更是大胆尝试，如她用木炭和蜡笔非常直接地在绢上“画”，远看，整体亮眼，近看，直接豪爽，没有废话，情感直接表现，但绝非表现主义般的“宣泄”，而是情感正常的流露，没有表演性质的切入，让人既感动又舒服，而不是击倒或镇压，简单而言，这是一种十分舒服的观看感觉。“绢”是王公懿一直很喜欢的材料，“因为‘绢’很有中国气息，它很雅，可我又不是画工笔，对材料我一直不是很刻意，但‘绢’有它的魅力，墨、丙烯等都可以和它结合，很包容，我喜欢用，用的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不太讲究材料，只是表达，什么东西需要用就用上去，它也就会接受。”

她很多画都是持续地画，每次改完，她都会标注上修改时间，因此在她画面的边角处，往往会呈现好几个时间段，“我的经验是从来不扔画，过一段时间再打开看看，哎，加点东西，很好啊。没有一张画是不能画好的，只是你没有完成它，这是我的经验。”比如有张画，她在 2006 年画上了最初的

蓝色，2015 年最终完成，花了 9 年的时间，“丈二的尺幅，画的时候也很吃力，但是我很喜欢，这次就拿来了。”



Figure 7“西湖志：王公懿作品展”展厅内景

对她来说，西湖既是借口又是对象，“因为西湖是特别南方的东西，我是北方人，到了西湖觉得好温柔啊，非常诗意，很好，但和美国比又不一样，觉得西湖又小了一点，严善錞是杭州人，他就爱死了西湖，我没有爱死，但我还是喜欢，我画西湖没有任何的虚情假意，是真情实意地画它。”

“所以对于年轻人，我特别想说的是，甭管遇到什么事都要特别坦然地接受它，坏事最后可能是很好的结果，这不是道德上的说教，而是事情发展的某种际遇，都无所谓，就随波逐流地跟着它，所以我的作品都是日记，它记录我这段这样，那段那样，我喜欢画画，没有刻意，它是我唯一宣泄和表达的手段，我自然而然就做了，没有想刻意地迎合什么，或者要怎样。”

真文人

严善錞是杭州人，为七十年代末学院开放以来第一批毕业的艺术家的。近十年来，一直着力于通过蚀刻版画与综合材料绘画描绘西湖，自成一套古雅、清静与温润的创作语言。“这次首次公开展出了他的一批亚克力作品，由丙烯材料创作而来，是对他那批铜版作品主题的回应，在机理、材质等手法方面有一定的延续。”闵罕十分推崇严善錞的文人气质：“他的作品中‘景’是重复出现的，这和他的心象有关。”

严善錞在本次展览的策划上着力颇深，如王公懿二楼圆厅内作品悬挂展示的方式就源自严善錞的建议，“都是他的主意，非常好。”王公懿直言称赞，严善錞视为份内。而“前些年，王公懿老师向我介

绍了一种她从法国的一个版画工作室学来的铜版画技法，我觉得与珂罗版的气质有相似之处，我就将它做了些改进后，用来创作我的《西湖》系列。”二人真诚相对，让人羡慕。



Figure 8 严善鏊 《西湖·西山》之一 13X19.5CM 2015

作为对展览主题“西湖志”的再思考，以及自我母题的深入推进，严善鏊此次带来了一众新作，位于一楼圆厅内，将原先铜版之作“西湖”用丙烯再作于相对尺幅更大的板上，视觉感与空间性产生了微妙又有趣的变化，而一楼方厅内则集结了其颇具代表性的铜版之作，两处空间交相呼应。

严善鏊的作品不是对西湖的庞大叙事，而是对一花一石、一叶一卷云的细节描绘，简单而富有诗意。作为儿时最亲切的“玩伴”，“西湖”是他最亲近的记忆之源。即便身在他乡，这些回忆仍提供无限创作灵感。对于严善鏊来说，西湖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记忆，“今天的西湖与我们小时候还是有点儿不一样。不光是景观不一样，看景观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过去都要上山、下湖去感受西湖，那种感觉与现在旅行团的走马观花完全不一样。我们当时更多的是爬山，到山上去看，那样你就可以看西湖的一个全貌，西湖与一个城市的关系。”

严善鏊是用“纯真之眼”去观看世界，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世界。通过西湖这方天地，他在寻找千年来中国文化的雅趣与自信。

本次展览中国美术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主办，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版画系协办，由高士明、余旭鸿、王霖担任学术主持，佟飏任展览总监，将持续至4月3日。

（责任编辑：邹萍）